

(吳藻南)

郵電

●米價愈漲。米蛀虫偷運法子愈妙。聞連日曾運動某將軍要求保護。某督軍允之。
(訪員特電)

●上虞知事張某。本月因公過縣。(百官)鄉民以舉鞭擊。遮道攔管。張某告之云。你們米價得不緊。湯白。自然飯少吃了。可謂滑稽已極。

(百官快信) (老舍)

●米價已漲到極點。一粒斤兩。以護照爲條件。才大運而特運。閉閣閉關餓鬼。已推銷幾銀人爲代表。擬出公訴。

(陸軍界述) (谷)

●遊新世界歌

相見世界，說不盡機關與繁華，噴泉池畔爲驚眠。
夏日炎威日正斜，醉人天舞舞如飛，醉醉朋友友
羽衣英武愛嬌，手攪腰，誇大技，風流活潑，
步，卻稱軒車鼓震，有工夫，聽的人無其數，小調
天，品香茗，小坐片時神氣清，自求生活女招待，
滿樹桃花照眼明，文明新戲腳脛嗎，悲劇劇過受欺
迎，過地過，自由國，千枝白絹葉芳芳，花園成不
慶昇平，但願年年有此日，理亂不知頭腦也不聞。

●古虞勝境錄

相得上虞出二親。昔年女親。今時歸於姑親。朱娘
曹娘祠在曹娘。皆孝女親。一時歸於姑親。朱娘
在二二都家養。俗呼軟婆娘。接江公亮碑文說。朱
娘。越州上虞人。宋回女也。幼失怙恃。鞠於祖
母。一日。里中惡少朱顏與祖母戲。顏持刀欲殺
祖母。娘方十四。縱聲號呼。冒前挺刃。斃殺其
祖母。娘得脫去。避匿幾日。顏不勝其。顏不勝其
忿。遂起手乃殺數十。卒斷其吭。氣絕。假息猶
恐及祖母也。元劉義詩。山有石。何隆隆。朱家娘
。方十齡。仇顏兇。追大母。貞。娘能冒刀。乃

● 遊戲問答 (一)

或問上海館餉數十家。以那一家爲最老之資格。
答曰：總算新世界報紙之資格爲最老。
讀者曰：新世界游藝場。開辦不過六七年。發行報
紙。未及四五十年。如何可推他爲最老之資格呢。
答曰：他如資格不是最老。何以編輯投稿諸位。
都是老白。老解。老聾。老朋友呢。館中有了這幾
位老先生。還不可稱他資格最老麼。
或問上海女子。最歡喜吃什麼小菜。
答曰：醃豬頭。醃豬尾。

頭・醃豬尾巴起來呢・

游戲問答(二)

(飯牛齋)

或問梅蘭芳。到上海。唱了四十天的戲。到底那幾齣唱得最好。

答曰。只有兩齣。

或又曰。他唱的戲。看客多贊他。齣斷好。何以老生。獨說他。只有兩齣唱得好呢。

答曰。我說他只有兩齣戲。唱得最好。不是在他做

功向治之症既從病原下手除其毒則病無後患更不累及妻子所以得轉治之秘法而有與
 別家之不問是故開說以濟求治者祈垂鑒來有願接不暇茲為利便患者起見加聘廣東光
 大學畢業
醫學士陳兆華
 內外科全科
 診所內外全科
 診門常川駐診
 診症按診男婦老
 幼內外各科
 診症各界未及周知用特刊佈廣告

克路 午後 外症 爲 擡 長 診 所
 八號 一時 花柳 利 器 械 精 良 手
 至六 婦科 無 痛 費 從
 洋房時 懇切取費從

媚外

人謂君人富於寡外性。初則不情。而後庶幾於
之喪外。率之若父母。而不敢稍違焉。官俸之長
視之若神明。而五體投地焉。遠交之長
若親師。而唯命是聽焉。傳學師長之外。目
爲高門。而視其言。若金科玉律焉。嗚呼。曩哉
哉。斯而已矣。

商人亦然。奴顏婢膝。卑鄙無恥。役於外人者。無
矣。即堂堂宏業。鼎鼎大名之商業公司。亦何待



獲母則見命狀。心良不
申而還。自此之後。余

下。好多方醋。舅母染不偏。特刺條猛鞭金股。痛而號。視股間。已血色殷殷矣。甥子老伯。鳴兄弟。如手足足。雖無父母。提擔抱負。畏其不。金生不。命途多舛。想天可憐人。當無違余者矣。老人聞言。注視不語。查芳禪曰。老伯世間風事多矣。然決無有金與表妹二人所受者也。昨日。金以短襖被碎。懸於妹。乞為補綴。憐金惡補。即將筒。取母舅之舊棉衣一襲。給金寒。不意囊中。適有母舅遺下代妹所領之小影一。妹猶未知也。金以急於披體。亦未還細檢。而

受西人之吐罵。兩相此較。可無待言矣。今再以典質

與富強相違。常人觀之。高貴無比。外人之目爲之心。今之真寶業。非特成補遺失。對人且目爲專收盜賊之黑店。(指租界)常人亦知其內中黑幕重重。萬難不堵者。問一行來。前後不過數十年。而盜賊殊夥。然以執業者之心地論。今之真寶業者。以受遭境之啟訓。漸次覺悟。頗能盡良心做事者。非之幾與真寶者。完全是勞農作用。一殊異極矣。理。且今人所知之種種黑幕。亦皆創於當初真寶業者。今已漸入於解放時代矣。表面上雖暫令賤而貴之。其實則今貴而昔賤也。故我人祇存真寶之高貴。當自修心地。

●徵求本報

鄙人與缺慶歷(四月十一)五月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本報七紙。爲
屬刻愛者。以(一)的小說(見錄)惟須并寄。轉至郵
局。河內路如意里三百零八號谷劍塵。

● 嫁餘雜談

行樂無遠區貴賤。欲分滿低昂。當觀乎執業者之心地。龜兔走車牛駟之理。然而心能好者。亦不目的地。爲車馬。買辦之至矣。然而心地好者。亦無所謂高。如將承五娘。一娼妓耳。乃竟詭傳騰於一時之人口。武人政客。大官也。而日受寵人之吐屬。兩相比較。孰高貴。孰爲卑賤。可無待言矣。今再以此觀之。當前清時之貴實業。與官場往還。常人觀之。貴無比。清時之貴實業。與官場往還。常人觀之。貴無比。對之有畏懼之心。今之貴實業。却時威權盡失。外人且目之爲事收盤之黑店。(指租界言)常人亦知其內中黑幕

● 猪怨

天哪！你爲什麼單單不想我離然是無功受祿。